學記
大學
中庸
保傅傳
踐阼
五學
儀禮經傳通解 卷九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六

學記第二十七　學禮十

敎憲憲求善良足以諏聞不足以動衆諏思了反聞去聲○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諏之言卜也○今按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去用中材其効不大以致大譽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今按遠謂疎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責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冊○今按此言唯敎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為先謂內則設師保以敎

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兌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旨美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能自反（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強其丈反又其良反長丁丈反○自反求諸己也自強修業不懈倦○張子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于於不知困矣自以爲知而問之不能者多矣兌命曰學學半（胡孝反○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徒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比年入學比志反○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年考校中丁仲反○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樂五孝反○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向也知類知事義之類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

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于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恨矣○今按鄭注張說皆是也辯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樂其業之樂羣老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猶累精專次第該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閒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究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而乃見進學之驗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說音悅大音泰下同○懷來也安也記曰蛾子時術之蛾魚起反○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乃後成大垤○垤徒曰○蜉所爲謂螘土也大學始教皮弁祭

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肄以二反○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入學鼓篋孫其業也篋孫音遜下同○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古雅反○夏楎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楎吐刀反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語魚庶反○使之慊慊然後啓發也○今按觀示也謂示以所學之端緒語告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學胡教反躐里輒反○學教也教之長雅○疏曰幼者有

疑但推長者問而聽之不可蹴等問其師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有居有常居也學今按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七刀反縵末旦反○操縵雜弄○疏曰弦琴瑟之屬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故不能安弦也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張子曰依聲之依來者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弁服皮弁服之屬

雜或爲雜○張子曰服事也雜服洒掃應對
扱盡沃盥細碎之事又曰道本至樂古之教
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此
己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專義理
自得以爲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弟恐進
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樂五孝反○吳之言喜
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
書數○張子曰禮樂之文如琴瑟箜篌古人
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於禮樂之文
如不矢其馳舍矢如破駟震和鸞動必相應
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於
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故君子之於學也
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
閑暇無事於之遊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
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叛也兌命曰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樂音洛又五孝反難力智反○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張子曰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訛呻音申佔勑沾反○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訛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爲慕訛或爲譌言多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疏曰訣猶有所法象也○今按數謂刑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注疏法象之說恐非若小學之教蓋將使之馴習乎掃灑應對進退之節與今之教言及于數者其意不同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材道也謂師有所隱

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張子曰人未安之已遣之未愈之又告之從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離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曰其誠者哉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告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今按隱其學謂以其學爲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之意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刑猶成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

時○今按此但謂頭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之謂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今按此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事亦不一不當以年爲斷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今按此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扞胡旱反格胡客反勝音升○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疏曰扞堅爲洛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時過思放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疏曰大才輕其小業故不達小才苦其大業故難識

也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相見也燕朋逆其師燕猶褻也褻其朋友○今按大戴保傅篇作左右之胥反其師明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說非也燕辟廢其學辟音譬○褻師之譬喻○今以上文推之注亦非是燕譬但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廢滅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音導下同○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為發頭角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易以豉反下同○思而得之則深

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張子曰爲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也長丁丈反下同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傚○今按注說非是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之明則爲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今按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君子知至學之

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張子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又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也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孚子學於師學為君○今詳上文此但謂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耳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師善則善○今按此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之謂乎四代虞夏商周○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嚴尊敬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為

宗主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奉書而入負扆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皇氏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延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己）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說音悅○言先易後難以漸入）善待問者如

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

撞文江反叩音口○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拯說之如撞一鍾之成聲矣從或爲扱○今按注說非是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荅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此皆進學之道也善荅也善問○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記謂豫誦雜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說之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語魚據反舍音捨○舍之須終○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仍見其家翦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

似於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揚柳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疏曰始駕者謂馬駒始學駕車之時前此既未駕車若忽駕之必當驚奔故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俟其慣習而後駕之乃不驚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仍讀先王之道則爲來事不惑○古之學者比物醜類以相況而爲之醜猶比也醜或爲計○今詳文意此句合屬上章仍有闕文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丁浪反○當猶主也五服斬

衰至總麻之親君子曰大德不官謂君也○今按注說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事一官之事君者蓄子所謂蓄於道者兼物物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大信不約謂君胥命于蒲無盟約○今按注說亦非此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大時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疏云春夏華卉自生而薺麥乃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不齊爲諸齊之本也薺窓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委於魏反○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疏曰源則河也海則委也申明先河後海之義也○今詳此言所以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

大學第二十八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學禮十一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

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書疏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後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水器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

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蠻小雅綿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嚙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

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僴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治鑿皆裁物使成

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後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嚴密之貌閒武毅之貌赫咺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儼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嘆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承上嘆美之意而深長言之當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引淇奧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經子曰此句之上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經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

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惡好之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讀爲饜○閒居獨處之厭然鎖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

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敖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彦碩

吐韻時若反○諺俗語也鄙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是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

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家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

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樂只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瞻視也言在上者人所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

已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并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

矩而設事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

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彦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媢嫉之人妨賢而疾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

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甚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違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窓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後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二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

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而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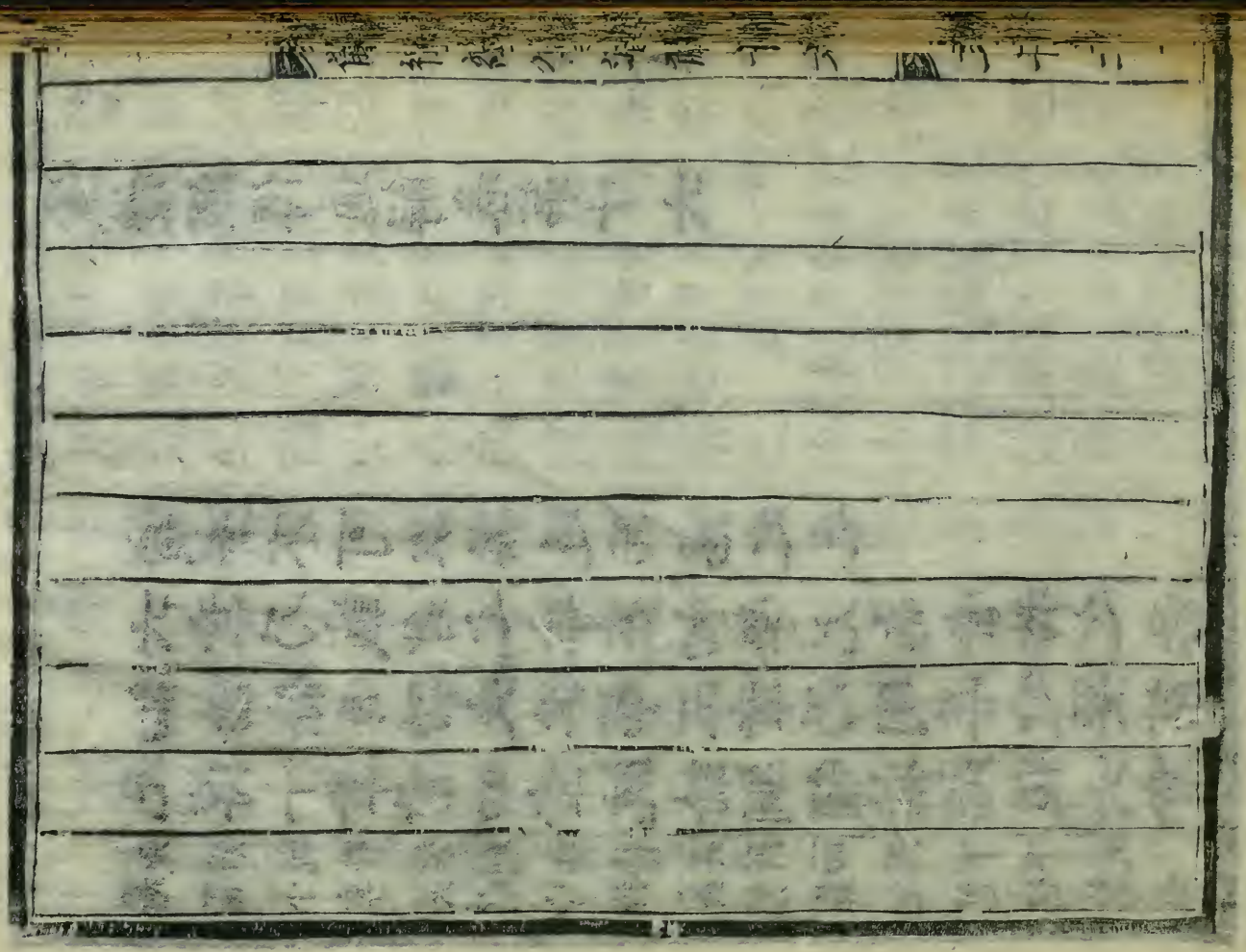
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敛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之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敛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畜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詳在與民同好

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六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七

中庸第二十九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學禮十二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理雖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

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効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

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其
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
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
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
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

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義不屬而意實相承也

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耳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又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陷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坎也皆所以捕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七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賛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以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寛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澤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悋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說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悋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矣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畫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四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

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殺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夫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達而至於聖人天地之大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

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
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天地
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
類突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
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
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
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
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
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
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而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註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疏伐柯之篇柯斧柄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為忠

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之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絶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

行者踐其實證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實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伯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也已吾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矢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二音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讀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

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効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察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慶
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
至而滋息焉氣反而遊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大詩
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幽體之發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文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葬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

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二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燕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實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也郊社天地祭地言后上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苯也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

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大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去聲○達道若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也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

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矣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矣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矣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

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効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来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
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来所以懷
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烏路反去聲
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
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
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
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
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
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
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
授節以送之来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
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来獻王制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厚往薄来謂無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
有不誠則是

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蹶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始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雖言素定之意反語而申言之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許所發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誠

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固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効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

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一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後文也

停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

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其能加已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

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

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明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
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
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下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以悠遠致言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

以然天地之道悖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戶化反嶽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久其無窮猶十二章多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太誠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極於至大而無外也此言道之大）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

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好去聲哉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猶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

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智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博博淵泉而時出之博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博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

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古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淮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懇至貌以經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名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

戚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羊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襄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抑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承言其効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假格同鉄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効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鉄斧也鉞斧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効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予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末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篇恭之妙非此德之分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

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大戴禮無此二字○夏鄭曰夏天子十七世）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鄭曰凡二十一世）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鄭曰凡三十二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始皇胡亥）人性不甚相遠也（大戴不作非○鄭曰孔子曰性相近）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大戴三代作殷周無之君二字○鄭曰暴卒疾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大戴迺作乃後凡以作之○鄭曰古即殷周時也）使士負之（鄭曰卜其吉也）有

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齊側皆反見賢遍反○大戴齊肅作叅夙典鄭曰叅職謂三月朝也○按叅乃齊字之誤其下當脫一字而莊文職字亦誤過閭則下閭古闕字○鄭曰敬君典北之處過廟則趨鄭曰逕閭故下望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而作時已作以○顏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襁居兩反褓布老反○本篇作昔者成王今從大戴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保保其身體鄭曰保謂安守之顏曰保安也傅傅之德義大戴之作其○鄭曰傅猶教也顏曰傅輔也師導之教訓大戴訓作順○鄭曰師導之教大同也師主於訓道傳即

受而述之書敘曰周公爲師此三公之職也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也此三公之職也鄭曰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尚書又周禮說古文與此同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爲說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少失照反鄭曰卿也謂之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鄭曰記者因成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長終封禪之美故擇二其成事同漸賢聖之訓長大於太子而始末敘之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爲先也○顏曰宴謂安居故迺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戴無迺有識二字之下有也字○顏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去聲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大戴皆作比下下無之字博聞作閎博衛作輔使下有之字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大戴無生而二字有日子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大戴左右下皆有字人下無也字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長展朋反○大戴居下無之字毋作不正下有也字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著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樂魚教反大戴著作嗜著嗜好也故以所嗜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少失照反下同○大戴無天字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後放此大戴如自然作之爲常下又有此段周之所

以長有常道也十一字○鄭曰言人性本或有所不能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爲常自氣血始○顏曰貫亦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顏曰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大戴作小學又引學禮一段與上下文意不相屬漢書亦然今別見五學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大戴考作瑤漢書達作厓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寇去聲史大戴記作司○顏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徹直列反○大戴禮有有字徹下有衝字○按下文云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徹其膳大戴旌作旅○鄭曰亮設之使進善者立於旅下也誹謗之木鄭曰亮設之使書政之慾失也敢諫之

鼓鄭曰擗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瞽史誦詩瞽目者也工
誦箴諫大戴箴作正○鄭曰工樂人也大夫
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大戴無此四字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
愧大戴媿作攘○鄭曰量知受業故雖勞能援也漢書作媿顏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
可恥媿之事○今按此文漢書爲是而顏說亦非其意但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而不能受之愧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中去聲下
同○鄭曰觀心施化故變若性也○今按此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爲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大戴下有是殼三代之禮天子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朝上陟遙反下馳遙反○漢書無天子二字今從大戴○鄭曰祭日東壇祭月西壇以別內外以端其位顏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

也○今按三代之禮所以明有敬也大戴作
四字疑當作及其立爲所以明有敬也敬作
別○鄭曰教天下之臣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鄭曰中春舍菜合儛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所以明有孝也鄭曰教天下之孝也行以鸞和大戴以作中○顏步
中采齊大戴齊作薺○顏曰樂詩名也薺或作薺又作薺並音才私反趨中肆夏顏曰亦樂詩名趨讀曰趨大戴作趨鄭曰車亦應樂節步又中佩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又王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此云步中采薺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薺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薺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所以明有度也鄭曰教天下儀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去

聲大戴於上無其字下食字作嘗○所以長鄭曰王纂曰孔血氣之類弟身踐 所以長悬且明有仁也 鄭曰皆先正於已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大戴三代作殷周之前者下無以字太作天下同 及秦而不然 大戴無而字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 訐居謁反○大戴上作尚訐作得鄭云字之誤也顏曰訐謂面相斥罪也 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 大戴使作故○鄭曰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 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劓牛例反大戴無胡亥字戴無之字 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大戴無而字 忠諫者謂之誹

譖深計者謂之妖言大戴言作誣○鄭曰皆伊尹諫夏桀桀呪曰予為誅言非辛諫襄王襄王曰先王為定國試與是也其視殺人若笑草管然顏曰文讀曰刈管爭也管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大戴無哉字彼真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以下大戴無有習字道作導無之者字理作治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大戴諺作語視已成事作如視已事○鄭曰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鄙猶今俗語然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大戴三代作殷周無之字○顏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知去聲○大戴而作如古字通用無者字顏曰法者則而効之秦世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丞居力反轍直列反○顏曰丞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大戴作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大戴變作貶）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顏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大戴無夫字盧作疑諭教作教諭○鄭曰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大戴力作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大戴其作夫無而字）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

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大戴粵一曰越俗一下有也字曰作粵有雖作雖有死下無而字有下無則字○鄭曰上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至於成俗其所行雖有死之可畏終不相放為者皆習使之然也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今按行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鄭說誤蘇說是也承上文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云於死而不能相放猶老子言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大戴再有左右正三字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鄭曰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

學大藝焉履大節焉一本無正子字○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東垓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大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正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居宿於外學書計者內則曰十年出就外舍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已○今按閭見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教國子弟掌養國子弟王闈一作庫門皆非是又按姓孫也或恐當作姓既或恐當作晚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戴○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大音泰下大傳同○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

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齊於學之謂也○祭義㊀傳曰天子之設四學何也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睪焉故曰盈之中也睪立大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教也言養成長之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爲之行其禮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道以示之行下孟反爲說其義○大傳在前少傳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以有四師也皆教之

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交護之）記曰廣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人人盡其位不如且闕）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當入學而大子齒何也曰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上而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故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

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之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而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長丁丈反學音效○學教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

也（物猶事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大善太子也太甲篇文有本作人正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世子之謂也（此章係以文王世子與家語通修○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成王幼不能涖阼（涖音吏下同○涖視也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相踐阼而治（相息亮反下同○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長丁丈反下同○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

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閒之曰為人臣者

發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聞之者謂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文王世子家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亹無匪反○莊王楚君名旅也士亹楚大夫箴規王名也問於申叔時申公叔時楚大夫○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為于偽反下同○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獎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繁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為之陳以休懼其動休喜也懼敬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德謂君成湯文武周邵啓公之屬諸詩所

美者也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
穢而鎮其浮則法也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宮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
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
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
族類行比義焉比毗志反○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君敦敘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且緣反○悛改也則文
詠物以行之文文辭也詠風也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也求賢
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身

以勖之勉 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 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敕列反○徹通也 則明施舍以導之忠舍上聲○施己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 恕明久長以導之信有信然後可以長久 明度量以導之義度徒洛反量如字○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 明等級以導之禮等級貴賤之差 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 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 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之物 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暴亂也 明精意以導之罰明盡精意以情斷之 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罪不私於所愛 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 若是而不濟不

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傳也○國語

踐阼第三十一　學禮十四

武王踐阼三日臨三王之終名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惡音烏恒胡登反下同○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福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名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顓音專頊許六反○忽然謂不得可見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扆而立齊側皆反○端正也冕謂之弁弁下堂

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凡事不能自強去執於此則枉也○今按去執二字恐誤蓋強者以力自矯之諸若徇其所偏不自矯揉則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開先帝之道庶聞要約之旨故對此而已○要去聲）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成書（惕他歷反○記於物以自警戒也）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凡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槃為銘焉（盥音

管槃薄官反亦從皿於盥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屨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劒為銘焉於矛為銘焉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不忘危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當恭敬朝夕故以懷安為悔也言雖反側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迺所代在有殷之世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咍咍許侯反一從言○咍恥也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咍咍哂也口戕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鑑之銘曰見爾

前慮爾後盤蘗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所亡學者之功溺於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或戒或以游閑爲戲也○今按注云自新取戒蓋指湯之盤銘而言也）檮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夫爲室者愼其盤君天下者難其相也○今按此亦泛言未必指檮爲相也）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音烏下同懥音至○惡乎何也忿者危之道）杖依道而行之惡乎相忘於富貴（言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心乃嗜慾安樂之戒也）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衣雖

釋息其容不可以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則富行慎躬勞躬勞終福論慎履亦財不費也履在下尤勞辱因爲此戒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一本杖作之乎志識也杖立不能懲其驁怠而自謂杖成功無可跋故終失其名也擾阻以泥之今按無懃與志至此皆於未詳要必有害於戶者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搖無所訟言有風則先困○今按此謂戶不固閉而動搖也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諭人行亦然脯之銘曰隨天之時任以地之財贊

敬祀皇天敬以先時（祭時而敬齊○今祭按膈下齊祭之處也）飭之銘曰帶之以為脤（動必行德行德則與倍德則崩以順謀也）弓之銘曰屈申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一本作息）過言（得時也）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少間之不忍則為終）終身之羞（羞以君子於殺身之中禮恕存焉）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也○按此本大戴禮然多闕從舛誤姑存其舊○）

魯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

閒神農學乎慾老黃帝學乎大真（一作顓頊）
學乎綠（一作綠圖一作伯夷父）帝嚳學乎赤松子（嚳梏沃反）舜學乎
（一作伯招）堯學乎尹壽（一作務成子跗一作州支父）
務成跗（跗風無反○一作尹壽一作許由）禹學乎西王國（一作大
成）湯學乎威子伯（一作貸子祖一作小臣）文王學乎
鉸時（鉸古咬反又古效反○一作錫疇子斯）武王學乎郭叔（一作
太公一作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周公學乎太公號（一作叔
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
不著於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
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聃他甘反○新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遼其器方其入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榱椽也衰俛音俯焉於虔反下同○謂祭祀時也阼主也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君昧爽而撙冠（撙反瑟反○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曉尚闇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

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修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愼修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焉（墟一讀遜）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荀子哀公篇家語新序大同小異）○賈子曰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

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息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後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鄰愛字上下必有闕誤）不能懲忿窒慾（言不勝其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中去声の聲有）

準乃中律進退節度無禮節度或爲即席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嗽趨行不得苦咳或爲走色不比順隱琴瑟（隱據也言設凡代反○趨禮樂之器）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譬言廢其學（少師與天子宴者也譬本作瞻又無廢字今以學記刊補）左右之習反其師（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今按此即學記所謂燕朋逆其師者也）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對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謵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章（惑於朱紫）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制

不以典章當作謀疑集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
凡此其屬少傳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以豉反○自放縱也○今按如而古通用樂而湛樂音洛湛都含反○過於樂也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餕祖峻反○過於飽而性也強強猶強也飢而惏惏盧含反與婪同○惏貪殘也暑而暍暍於歇反○暍傷暑也寒而嗽寢而莫宿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好呼報反皿眉永反○環旋也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俾之任也誦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迭樂序輕用雅誦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苟從所好亂

其次擊樂之次任在太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也不知風雨雷電之書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衡下有雙璜衝牙璜音黃○衡平也半璧曰璜璜在旁衝牙在中衡玭珠以納其間玭蒲蠙反又蒲賓反○納於衡璜衝牙之間玭亦作蠙琚瑀以雜之琚音居瑀音禹○據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石琚次玉行以采茨房資反趨以肆夏步環中規

中去聲下同折還中矩還音旋進則揖之揖一作厭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鏘千羊反亦作瑲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轑以象列星轑音老又力報反○轑蓋已也軫方以象地軫止忍反車後木三十輻輻音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謂視輪輻為月也此巾車教之道也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大戴○傳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肆其意人有快則法度壞荀子大略○又曰觸

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雜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遠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遠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也新序○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往見郭隗先生隗五罪反曰敢問以

國難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已趨下疑有闕文）馮几授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眄莫見反厮息移反）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睢許季反呴吁句反籍在夜反叱尺栗反咄當沒反恣睢驕傲也）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戰國策）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八

五學第三十二　學禮十五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求位反一作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大戴踰作踰○）

（欵曰踰與踰同謂越制鄭曰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温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尚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

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也則法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顏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漢書大戴

傳曰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臣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昕音欣○旦明日將出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宰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二衡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咮焉退羞之反登歌清廟既

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有司告以樂闋苦究反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及養老幼于東序以上乃古天子視學遂養老以今諸侯羣吏之法其全經不備今因傳義而總之於其上其下則復存傳義云

傳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疏曰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云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承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有司率事及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於立學也○疏曰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疏曰周立三代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天子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則既視學畢禁後適東序養老之處親釋奠於先世之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遂設

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江邕反○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疏曰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

三更爲五人案鄉飲酒注數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於賓之西南面各特馬是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省息井反○親視其所有也○今按珍謂下章入珍淳熬之屬遂發咏爲退脩之以孝養也咏音詠○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闋苦穴反○疏曰案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節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退脩之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樂音洛○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疏曰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維清奏象舞是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疏曰舞當中庭事謂大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由清廟與武也○疏曰登歌清廟文王之詩君父詩也下管象武王之詩臣子詩也清廟在上管象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

者謂無筭樂三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交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未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驩於邑是也○驩音奠○疏曰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以下者援神契文謂諸侯還歸帥行於國大夫勤力行之於朝州長里宰之官希驩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謂記序前代事也慮之以大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脩之以孝養謂親嚴之薦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是

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言其爲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文王世子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爲于僞反三王有乞言有讀爲又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惇史之惇厚者也徵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內則

傳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食音嗣大音泰下同酳音胤○割牲制俎實也酳食畢飲也干盾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祭義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記見學制

篇○疏曰養老必於學者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享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周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虞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搢內堂則由搢外堂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

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火之謝是也大學在國之西郊者鄭駁異義之言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之言意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則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也○陳祥道曰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下設四學蓋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

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序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也成均頌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謂之也○今按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鄒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

養老殺人哭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
玄衣而養老皇本又作翌音皇哭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三章周九章夏殺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殺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纁許云反牟音亡侯反追丁雷反○疏曰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以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素裳而養老皆是燕服故也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養老而首還服皇冠崔氏云與夏同冠未知孰是特牲云大古冠布則緇之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夏殷尚黑燕衣黑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此

編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玄衣素裳者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也又云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一之朝服則著章甫夏之朝服則著牟追云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朝服也凡此言朝服者皆謂諸侯之朝服玄衣素裳也天子亦以是服燕其朝則以皮弁故鄭下文亦引之也鄭又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冕名出於俛俛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斂髮也所以收斂其制之異亦未聞詳又見冠義篇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食音嗣注并下文食之並同養如字徐以尚反下同○疏曰皇氏云人

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王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凡四如鄭氏此注又案文王世子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夏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也又正文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捴爲七也燕禮者脫屨升堂設席也用狗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賓燕安也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致敬鄉也食禮者有飯而享大牢酒設而不飲以食爲主重簡質也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以養老春夏用震夏禮秋冬用殷禮文極備也凡燕禮有二燕同姓則夜飲燕異姓則晝而止是也饗禮有四九獻折俎體委無酌數是也食禮有二禮食燕食是也養致仕之老則當用北燕正饗正食之禮養死事之老當用異姓之燕折俎之饗燕食之食飲是清廬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注云陽用

春夏陰用秋冬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殺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釋秋合擊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或然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疏曰

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謝人無日恐其煩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陟良反離力智反○粻禮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觀古亂反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古交反紟其鴆反冒亡報反○絞紟衾冒一日而可爲者○既日歲制謂棺此亦大夫以下人君則即位爲椑矣時制謂衣物難得者月制謂衣物易得者日脩謂棺衣悉辦但目整脩而已○今按歲制者歲一衰而脩之下時月日放此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

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温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七十不俟朝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君揖者按周禮司士職云孤特揖大夫以其等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又云王揖大夫之老者揖君則退○疏三入門至之皆後遁既復位○今按注揖君當作君揖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預齊側皆反○力政戍也力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

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疏曰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此據庶人也案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愼漢承用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之正徭耳田役爲重故五十免之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是也戎事差輕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循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受之兵也宗子不孤者此嫡子代父而祭是有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父之宗子也喪服有宗子孤者是無父之宗

子五十而爵賢者命爲大夫○疏曰若其有也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不能備弟子禮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衰七雷反○致政還君事○王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户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內則此下有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字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於人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疏曰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准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

從政自從也○疏曰自諸侯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謂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少而無父者謂之孤幼疏曰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老而無子者謂之獨疏曰獨鹿也鹿無所依也老而無妻者謂之矜一作鰥並古頑反○疏曰愁愍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常不閉老而無夫者謂之寡疏曰寡寡也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氣稟也癃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癃於金反啞也聾力東反跛彼我反躄必亦反兩足不能行也侏音朱○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疏曰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注云使擊鐘虡蓁蒙瞽注云瞽

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瞶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罷瘖僬僥官師所矛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籧篨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罷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三塗別遠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鷹行朋友不相踰行如字一音户剛反下注任同○廣敬也謂於塗中輒任并重任分班勾者不提挈并必性反提音啼挈苦結反○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疏曰任負也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老少並重則分爲重輕重與少者輕與老者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徒行謂無車徒食謂無肉○王制○天子巡狩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

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疏曰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者謂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路左右欲共言論政教君即就之可也○或曰八十九十者東行則人之西行者不敢分道而過言必避之也其西行也亦然與注疏不同未知孰是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三命列國之卿也下復齒齒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疏曰案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一命再命之文此文乃在

黨正故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也而此云鄉射飲酒以摠正齒位之事者蓋亦有之但文不備耳三命列國之鄉者據諸侯言之若天子黨正飲酒三命則上士也此經雖據諸侯亦兼黨正意故云三命不齒若諸侯之國鄉飲酒但爵位爲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其是賓賢能其得爵爲卿大夫少年長於衆賓故其正文云席于賓東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者是也若天子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三命始不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是也族有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爲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乃鄉人少者於先己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

敢先者意謂身有三命若可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鄭注又云雖非族亦然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也熊氏謂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者若鄉飲酒則無七十者據鄉飲酒禮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二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鄉大夫士○蔡義○大夫七十而致事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疏曰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聽耳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

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耄音眊○疏曰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一四方安車則相互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輜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輜輪明其小也○今按輜與輬同淳淳反番車下庫輪無輬者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荅之制法度○曲禮○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淳之純反熬五羔反○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疏曰陸稻謂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熟之爲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依注音模莫胡反食音嗣○

毋讀曰摸摸象也作此象亨熬○疏曰黍米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炮取豚若將刲之劏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皵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鬵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將依注音胖子郎反刲苦圭反劏口孤反編必綿反萑音丸藘也苴子餘反苞裹也謹依注作謹音斤徐如字塗亦作塗擘必麥反濯直用反去起呂反鬵章善反糔息酒反溲所九反酏羊之反鑊户郭反鄭音香○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胖胖北羊也刲刺博異語也謹當爲墐墐塗塗有穰草也鬵謂煮肉之土

覭莫也獙溲亦薄異語也獙讀與猥渣之猥同鄰膊謂煑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膊者既去皺則解折其肉使薄如爲膊然唯豚全耳豚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穰如羊反覭普伯反莫亦作漠○疏曰炮取豚若將者言爲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牲棄香棄也萑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之也塗之以謹塗者以此墐塗而泥塗之擘之者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折肉以豬和之減設也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牲膏必設此豚牲也鉶籔湯以小鼎鄰膊其中謂以大籔盛湯以小鼎之香膊實於大籔湯中使其湯毋滅鼎者使籔中之湯毋得沒此小鼎也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搯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胚每物與牛若一捶攴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皺柔其肉搯丁老反麕九倫反胚音每捶之藥反餌音二本或

作皺下句作餌○脽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筋音斤腱其偃反或云筋之大者或云筋頭也○疏曰腱即筋之類炮豚炮牂調以醯醢下漬亦然故知擣珍和亦用醯醢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醯若醯醷漬似賜反湛子潛反期音基醷於力反○湛亦漬也為熬捶之去其皺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醯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洒所買反鹽音豔濡音儒○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醯或爲醯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膋音遼○疏曰欲濡肉則

釋而煎之以醢者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之而煎之以醢也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摸也第三第四炮取豚若牂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云其一肝膋者則此糝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陳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食音嗣下酏食同○此周禮糝食也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幪音蒙燋字又作蕉子消反○膋腸間脂舉或為巨○疏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酏讀為餈之然反○狼臅膏臅中膏也以煎稻米以伙今膏餈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漸○臅音億餈又作餈又作酏同之然反又音贊○呂希哲曰八珍據正文謂淳熬也淳毋也炮也擣珍也

漬也熬也糗也肝膋也上條注疏說誤○今按此即上章所謂養老之珍也故附于此○內則

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賈賴之豈唯魯哀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下官○按注末句文義難通所謂後德言後進之有德者不加於前進之有德者此雖貴德而猶必尚齒之

意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乎之貴乎天下久矣父乎事親也言其先老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弟音悌後皆同○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四代皆然○疏曰知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于阼階上是也云不俟朝君揖之即退者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于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行肩而不併不錯則

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併步頂反辟音避○有而不併言有不得併輦隨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隨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行如字又户剛反○疏曰行有而不併者謂老少並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有隨是也錯隨行參錯也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鄉者五黨州閭也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甸田見反搜音蒐所求反○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

役之事也須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又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爲搜冬獵爲狩也○疏曰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云搜狩則夏苗秋獮可知也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孝弟詰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放方往反○死之死此孝弟之禮公曰善哉家語○齊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宣王齊君陳敬仲之後也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樂正子曾子弟子也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

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朝當爲國揖當爲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揖挾也）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不敢久停老者也古者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也以朝乘車輪輞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行義達於諸侯（乘車安車也御君之御也○輞輪見前乘車注安）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建樹也）君曰趨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大子重鄉養（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之也）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咽（胥樂官也胥成膳徹謂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以樂食之也）祝哽以食乘車輪輞胥與就膳徹（胥樂官也就成

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

明日旦日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奭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尚書大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九